

WO KAN HANGUO

我看韓國

FENGYUZHONG ZHU

馮玉忠



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.

D731.268

CHINA

FRIENDSHIP PUBLISHING CORPORATION



我看韓國

冯玉忠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96 · 北京

(京)新登字19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看韩国/冯玉忠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6.6

ISBN 7-5057-1289-6

I. 我… II. 冯… III. 韩国-社会分析

IV. D731.226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06034号

书名	我看韩国
作者	冯玉忠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排版	北京市印务咨询服务公司
印刷	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
规格	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131.000字
版次	1996年6月第1版
印次	1996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80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1289-6/C·97
定价	14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24101/07

序

—

自从 1980 年代末期首度访韩，八年来我多次到韩国访问、考察。每次到访，都有新的见闻、新的感受、新的启发。

在与韩国朋友交谈时，一位韩国教育界的老友问我：“这些年来你在韩国都看到了什么？你对什么事物感兴趣？”我的回答是：

我“看到”了中韩两国之间的最大特点——“近”。地理近、历史近、文化近、感情近。“四近”论的“发现”与提出，是我多次访韩的最大收获、最大成果。这“四近”是中韩两国传统友谊绵绵不绝的坚实基础；这“四近”也是我们两国睦邻亲善、携手并肩地奔向 21 世纪的“特殊资源”。

我“看到”了到处充满“中国热”、中国人“初到韩国

不陌生”的历史与文化渊源。

我“看到”了韩国经济腾飞的实绩及其基本经验，以及它对中国现实的借鉴意义。

我“看到”了“卖掉黄牛也上学”这种尊师重教的民族性格和道德风范。

我“看到”的主体是韩国“人”。各种各样的人，各行各业的人，各个阶层的人，男人和女人。他（她）们当中有我尊敬的良师益友，有闻名于世的学者和企业家，也有奉献最多、“面朝大地”的母亲。

我还“看到”了在中国鲜为人知的中国明末九义士及其后代，为中韩两国友谊所作的贡献，以及他们思乡念国的动人情景（朝宗岩与“大统庙”）。

当然，我也“看到”了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出现和保存下来的诸多弊端，以及由于地缘和历史原因而留下来的种种不良痕迹。

总之，我“看到”许多，许多……

二

在中国，有两个成语。一为“走马观花”，一为“下马观花”。虽然多次访问韩国，但每次到访都是匆促而来，急促而去。这是名副其实的“走马观花”。

既然是“走马观花”，就有一个看得不全、看得不深、不准的问题。但是，某种感情因素的冲动，又总是想把我的所见、所闻和所感写出来，与读者共享我的“心得”。

所以，我是“这么看”的，也就在本书中“这么说了”。

至于我“看”得准不准，“说”得对不对，似乎无关紧要。重要的是我的一腔热情，我的一片爱心。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和一片爱心“看”韩国的。我也是以同样的心情把朝鲜半岛作为一个整体“看待”的。我爱韩国，更爱三千里锦绣江山。半岛的统一，是我的希望、我的企盼、我的祝愿。

三

作者提出中韩关系“四近”论，深受中韩两国学术界和各界人士的赞同。这使我深受鼓舞。本书正是以“四近”为主线，以所见、所闻为题材，阐述了中韩两国人民之间唇齿相依的睦邻亲善关系，例如，“初到韩国不陌生”的文化渊源；到处充满“中国热”、“《漂海录》的启示”和“民族英雄李舜臣”等等所体现的中韩两国人民之间历史与当今的亲近之情。

作者对韩国经济腾飞的体制结构,即“政府指导,民有民营”的经济发展模式,颇感兴趣,并作了一定的理论性分析。本书中“高速公路与‘独裁’拍板”、“汉江奇迹与政府功能”、“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”、“卖掉黄牛也上学”、“赵永植与新生活运动”等各节,都是力图评价韩国的发展经验和“两个文明”的,并指出它对中国现实借鉴意义。

我在韩国所“看到”的某些阴暗面、某些历史的消极痕迹和现实的弊端;对韩国的妇女问题、青年问题以至最近的政治危机,也都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“看法”。特别应该向读者交待的是,作者于1993年致函金泳三总统提出的四点建议,也首次在本书中披露。至于我写此信的心理背景和过程,也在书中有所叙述。要知道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外国元首进言。我把“这个”也视为我“看”韩国的一部分,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收录在本书之中。

本书从朝鲜半岛整体出发,记述了作者为南北方学者相互接触创造宽松环境的故事;倾吐了作者对南北统一的殷切心情和企盼。

这就是本书的基本内容。

四

这不是一部学术著作。

是散文集？是游记？或是回忆录？

本人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。

作者向来不注重文章体裁。按照从事的专业说，我的论文和专著都“应该”是理论性或学术性的。但我的很多文章读者都说：“很像散文”，读者说了这个评语之后，往往还要加上一句：“我们爱读，深入浅出。”我所喜欢听的评价是后一句话，读者“爱读”。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在我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中，几乎没有一篇是按照某种文体要求写的，而是怎么最能顺畅地表达感情，表述思想，我就怎么写，往往是大有不吐不快之感。这大概就是读者“爱读”和与读者感情“接近”的原因吧。八股文能收此之效吗？

本书的写作，同样如此。

两年前就想把在韩国的所见、所闻和所感写成一本书。一则是向韩国人说说我对韩国的看法；二则是向中国人介绍韩国的某些“情况”，以增加对近邻的了解，这也是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事业尽我微薄之力。但是，校务缠身，始终未能动笔。1995 年秋，写作时机

来到了。这是因为，我从辽宁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卸任了。我“有时间”了！卸任后不久，我便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之中。

这是我卸任后的第一部著作。

本书的书名，也有一段由来。

那是 1995 年 11 月，我在汉城访问期间，向权五哲先生讲述了本书的写作计划。他听后大加赞赏。他说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冯总长（韩国称综合大学校长为总长）怎么看就怎么说；不要光说好的，也要说不好的。”他还介绍说，过去有一位日本人、一位美国人写过“这类”的书，至今还没有中国人写过“看”韩国的书，你这是第一部中国人“看”韩国的书。“书名就叫《我看韩国》吧？”

我愉快地接受了权五哲博士的建议。在此谨向他致谢。

本书韩文版的翻译和出版事务，都由韩南大学校长林春植教授志愿承担。这使我深受感动。那是 1995 年 9 月，在孔子诞生地曲阜出席孔子思想国际研讨会，我结识了林春植博士。他早年留学中国台湾，是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，堪称“中国通”。他对我的写作意图、写作计划，表示了很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支持，自愿承担全书的翻译，自愿负责联络出版，并且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有益的意见。在此，谨致由衷的谢意。

作者撰写本书序文时,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之际。序文就是利用会议空隙时间撰写的。

但愿《我看韩国》对中韩两国读者有所裨益。

书中的不当之处,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作 者

1996 年 3 月 7 日于北京

昨飲金州水
今食春川魚
錦綉三千里
何時慶統一

一九九三年十月於江原大學校

馮玉忠



作者访问春川市赋诗一首
(1993年)



向金俊烨博士颁赠辽宁大学名誉教授证书
(1993年)



作者向斗源财团金灿
斗会长赠送贺联
(1994年)

在江原道杨口郡警察
署访问，右三为洪淳
媛署长
(1995年)



韩国大宇集团委托辽
宁大学培训人才
(1995年)



辽宁大学韩国学系开
学典礼
(1994年)





冯玉忠，1933年6月1日生于北京平谷县。1983年—1995年任辽宁大学校长。现任辽宁大学教授，经济学博士生导师，日本关西大学名誉博士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，辽宁省经济学会会长，辽宁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，辽宁东北亚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，美国传记研究院顾问。收录1986年英国《世界名人录》。1995年被美国传记研究院评为本年度名人，并获金质奖章。

作者与韩国文化体育
部长官李敏燮博士会
见
(1994年)



作者与光云大学校曹
武成总长签署同辽宁
大学姊妹关系协议书
(1989年)



在圣洁大学校访问
(1993年)



辽宁大学主办中国东北
与东北亚国际学术
研讨会，中、朝、韩
学者在会场



作者与国会议员金东
吉博士在一起
(1994年)



作者拜访好友韩甲东
先生
(1992年)



纪念明朝皇帝的大统
庙，作者与明朝九义
士后裔冯荣燮先生身
着明代服装合影
(1992年)



在京畿道朝宗岩与冯
荣燮先生合影，石壁
雕刻为朝鲜宣祖国王
御笔：“再造藩邦”，
以铭谢明朝之恩



作者与僧人合影
(1989年)

